

## Tiepolo 《行星與大陸的寓言》之圖像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所學生 曾久晏

### 一、前言

《行星與大陸的寓言》(*Allegory of the Planets and Continents*, fresco, 1900 x 3050 cm, 1752) 是 18 世紀威尼斯裝飾畫家 Giam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 於 1752 年在德國巴伐利亞邦伍茲堡主教皇宮 (Residenz Würzburg) 的大樓梯間所畫的天頂畫，這個皇宮最初於 1720 至 1744 年間，在親王主教 Johann Philipp Franz von Schönborn 的委任下，由建築師 Johann Balthasar Neumann (1687-1753) 規劃而成，其堂皇富麗見證了伍茲堡歷經約一千年政教合一時代主教的權力地位。在 Schönborn 主教的外甥 Karl Philipp von Greiffenclau 於 1749 年擔任親王主教後，聘用了 Tiepolo 來裝飾皇宮，根據現存詳細的計畫指出，Tiepolo 先是被要求畫伍茲堡皇帝大廳 (Kaisersaal) 的天頂畫。1752 年，在皇帝大廳的工作完成之前，親王主教 Greiffenclau 再要求 Tiepolo 畫伍茲堡大樓梯廳 (Treppenhaus) 的天頂畫，於是 Tiepolo 在此完成了《行星與大陸的寓言》【圖 1】。Tiepolo 在這裡畫了當時人們所知的四大洲：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和他們的人民，這在當時被視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天花板壁畫。《行星與大陸的寓言》這個四方形天頂畫面的中間部分，是眾神的天空，而四個邊緣則分別描繪了地球上的四大洲：歐洲、亞洲、非洲、美洲，本文將以藝術史家 Erwin Panofsky (1892-1968) 圖像研究 (Iconography) 的方法討論這個作品，<sup>1</sup> 探查 Tiepolo 的畫作與傳統圖像的淵源以及不同的地方，並試論天頂畫整體畫面圖像、結構的來源。<sup>2</sup>

### 二、《行星與大陸的寓言》之畫面結構

這片四方形天頂畫的名稱為《行星與大陸的寓言》(*Allegory of the Planets and Continents*)，在畫面中間部分有著天上的許多行星之神，而在四個邊緣，分別有

<sup>1</sup> Erwin Panofsky 在《視覺藝術中的意涵》(*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1955) 一書中，將圖像研究分為三層，分別是：「圖像前的描述」、「圖像的分析」、「圖像的詮釋」。第一層「圖像前的描述」解釋圖像的自然意義，是針對形式上的分析，指繪畫的線條和色彩所構成的形象；第二層「圖像的分析」為解釋藝術圖像的傳統意義或是傳統的主題，第二層主題的題材可稱作意象，各個意象的結合便成了故事和寓言，而意象、故事和寓言的確認就是圖像學研究的範圍；第三層「圖像的詮釋」在於解釋作品的內在意義或內容，借用具內在的含意或內容的主題，進而轉化成為該時代的文化象徵。

<sup>2</sup> 拙文為筆者 95 學年度修習圖像學課程之學期報告整理後投稿，幸蒙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與指正，以及《議藝份子》編輯部細心修正，謹此致謝。

著代表亞洲、歐洲、非洲及美洲四大洲的圖像，以下一一就《行星與大陸的寓言》之中的美洲、亞洲、非洲以及歐洲畫面作圖像研究之初步描述：

### （一）美洲【圖 2】

在美洲部份裡，明顯可以看到在曠野中有個背著弓、帶著羽毛頭飾、胸前有金色圓盤裝飾的褐皮膚女人裸著上身，騎在巨大的鱷魚上，她是美洲的化身（personification），她的左手指向畫面的右方，她的腳邊有一隻倒下的鹿以及一群拿著工具、武器忙碌的人。畫面的最左方有個一樣戴羽毛頭飾的女人左手上站著一隻鸚鵡，她身邊還有一隻站立的公鹿。畫面右方則有著正在準備食物的人們，他們正專注的看著在柴火上烤著的食物，背景的紅色旗子前，有個抱著一捆柴的男人以及一個右肩扛著腹部朝上之鱷魚的男人，男人的後方有著根竿子，上有像是頭髮的奇特物體，一個裸著上身的女人，她的頭上頂著壺也在這群人之中。這團體的前方，有個身穿歐洲服飾的男人拿著板子撲進畫面中，而他左方的地上有三個人頭【圖 16】。

### （二）亞洲【圖 3、4】

亞洲畫面中間偏左的部分，有個包白色頭巾、黃褐色衣服、藍色裙子的女人側坐在一頭象上，女人後方有許多人以及白色的帳棚與支撐的柱子，其中一個高舉的鼓棒或是槌子。這個女人是亞洲的化身，她右手拿著柺杖，左手指上方，頭轉而看向畫面的右下方，那裡有兩個趴跪的男人【圖 38】，而女人的腳下仰躺著一個裸身被手銬銬著手的男人【圖 19】。亞洲化身附近的牆邊檐口有一隻彎著身的鸚鵡，鸚鵡旁有些像是頭盔以及權杖的東西。畫面的最左方有一艘木船，在它旁邊有棕櫚樹，樹上飛著鸚鵡，樹前方有三個人拿著棍棒在圍捕一隻老虎【圖 37】。畫面最右邊的草叢中有一隻鳥類，它後面立了根有蛇的竿子。旁邊有一個陡峭的金字塔，金字塔前方有個穿長袍的女人，正看向畫面的左邊，畫面中女人右方有三個男人，一個站著為女仕遮陽，另外兩個則伏在地上，都看向畫面的左方，女人的前方則有個男人穿著褐色衣帽、留著長鬍子坐在一塊大且有著奇特符號的方塊上寫字，他的左手拿著像是火把的東西，看向他身旁的橫倒在地的白色奇特雕像的面容【圖 29】。這個團體旁是兩個人的背影，他們戴著尖帽子、披著袍子，其中一個人還拿著柺杖，他們正走向背景中立著兩個十字架的山上。

### （三）非洲【圖 5、6】

非洲畫面的中間偏右，有個黑皮膚上身裸體的女人包著白色頭巾，是非洲的化身，她左手舉起，右側身體靠著一隻面向畫面左邊、趴在地上的褐色駱駝，女

人前方也有個對她跪下、背著箭、撐著傘的黑人，他左手拿著冒煙的壺【圖 14】。女人和駱駝的後方有著藍白條文的帳棚以及掛著暗紅色燕尾旗子的長杆。畫面中央有一個穿著當地服飾的男人拿出盒子裡的鍊子展示給兩個穿歐洲衣服的男人看【圖 15】，其中一個手上拿著錢袋，他們身邊靠近牆邊檐口處有兩隻猴子和一隻駝鳥，其中一隻猴子肩上扛著一個瓶子，另一隻猴子則抓著駝鳥尾巴的羽毛倒坐在地上【圖 40】。畫面的最右方有一隻白色的大鳥，它旁邊是一位有著長白鬍子的裸身老人倚在一個橫躺的水缸上，左手拿著槳，看向他的右方。畫面的最左邊則散佈著許多大桶子和大包裹，人們在其中工作著，兩個華麗服飾的男人正專注看著這他們，其中一個手上拿著錢袋。

#### （四）歐洲【圖 7】

歐洲畫面裡的背景是建築，左方建築是在搭建中的樣子，右方則有屋頂三角楣，而上方的天空有一組團體，團體最上方是抱著紅色皇冠、有大翅膀的藍衣女人，另外還有吹著喇叭、有翅膀的裸身女子，這兩個女人與兩個裸童簇擁著一有男子側像的框，他是伍茲堡的主人 Karl Philipp von Greiffenclau 親王主教，相框下方還有一隻奇特的動物支撐它，這隻動物有著尖尖的鳥嘴、長耳、利爪、扁蝠翅膀和捲曲的尾巴【圖 30】。這個團體的下方，一個衣著華麗的女人坐在高台上，她是歐洲的化身，右手放在她身旁的牛頭上，還拿了一隻像是鼓棒的東西。畫面的左方還有一個穿著駝色衣裙的女人，她左手拿著調色板、右手拿著畫筆，畫著一塊地球上的大洲，這個女人是藝術的化身。她的後方有另一個看向畫面左方、穿著藍衣裙、端著一個盤子的女人，她則是科學的化身。科學化身旁有著一個士兵牽著一匹馬，他們的後方有一白、一粉紅的大面旗子。畫面最右方是一個在閱讀中的老人，身旁有個背對畫面又向左回頭看的一位穿斗篷的男子，這是伍茲堡的建築師之一，他的腳邊有翻倒的男人半身塑像，這個穿斗篷的男人左手指向一群坐著奏樂的團體，其中有兩個看樂譜的女人，還有拉大提琴、拉小提琴和吹笛子的男人。這些人的前方，靠近檐口處，有個穿著褐色軍服戴著白色假髮的男人，他倚靠著台階、悠閒的坐在一個像是大炮的筒狀物體上，左手插著腰，遠望著他的右前方，這是伍茲堡的總建築師 Johann Balthasar Neumann，有一隻狗站在他身旁，似乎對他的胸飾產生興趣，用鼻子嗅著他胸前。

### 三、四大洲之圖像根源

經過上一節《行星與大陸的寓言》的畫面描述，可以看到 Tiepolo 對於四大洲的表現，這種四大洲的圖像傳統建立於 16 世紀，這是因為自大航海時代以及美洲的發現，歐洲人開始了解世界上的四大洲，因而才有這種關於四大洲的圖像主題出現。在當時許多藝術家都有表現這個主題，如 1651 年 Gianlorenzo Bernini

(1598-1680) 著名的《四河噴泉》(*Fountain of the Four Rivers*, 1651) 其實也是這個主題的展現，Bernini 用四座巨大的雕像分別象徵尼羅河（非洲）、布拉特河（美洲）、恆河（亞洲）以及多瑙河（歐洲），這四條河的化身與伴隨的動物雕像代表著當時人類對世界的理解。<sup>3</sup> 四個河流的化身有不同的姿勢，多瑙河伸出她的雙臂迎向一面盾牌，盾牌上刻有聖彼得的鑰匙和三重王冠；身材魁梧的恆河老人，手持長長的船槳，目視遠方，象徵恆河之水淵遠流長；尼羅河的頭上罩了一塊面紗，暗示當時的歐洲人還不清楚尼羅河的源頭，認為他充滿了神秘。布拉特河被表現為光頭、留鬍子的野蠻人形象，他的身邊有一些錢幣，象徵新大陸充滿了巨大的財富，他的眼睛注視著方塔塔尖上的鴿子，似乎暗示天主教必將統治美洲。

四大洲的圖像題材究竟如何被歐洲人理解與表現，可從作品中看出；各個歐洲藝術家對四大洲圖像不同的表現，也可反映出歐洲人對四大洲觀點的轉變，而 Tiepolo 四大洲天頂畫的圖像與先前四大洲的圖像又有何差異？以下將從重要的圖像解釋者 Cesare Ripa<sup>4</sup> 所著的《圖像手冊》(*Iconologia*) 和 Henri le Roy 的一張世界地圖來看四大洲在過去被描繪的形象：

### （一）Ripa《圖像手冊》*Iconologia* 手冊中的四大洲傳統圖像

在四大洲寓言以及裝飾的傳統上，可以從圖像解釋者 Cesare Ripa 於 16 世紀末出版的《圖像手冊》(*Iconologia*) 中找到，手冊中所紀錄的化身 (*personification*) 圖像以及每個化身所伴隨的標幟物 (*attribute*) 常是藝術家們在表現各種主題的參考標準，在 Ripa 手冊中著有四大洲主題圖像，並且都有文字描述，在本文中，主要參閱的是 1709 年 Pierce Tempest 以及 1779 年 George Richardson 的版本，這兩個版本對於四大洲化身的敘述大致相同。<sup>5</sup>

對於美洲方面【圖 8】，Ripa 的文字部分描述美洲是個：

幾乎裸體的女人；有著褐色的皮膚；一塊布從她肩上環繞她身體；

<sup>3</sup> 噴泉出水口附近有一些小動物的雕塑，馬、獅子、蛇、犛犛 (*armadillo*)，也分別成了多瑙河、尼羅河、恆河和布拉特河的標幟物 (*attribute*)，Bernini 的犛犛形象是從一些流傳的書或版畫而來的，犛犛被描寫成一種類似獨角獸和半鷹半獅的新奇動物。

<sup>4</sup> Cesare Ripa (1560-1622) 為義大利美學家，1593 著有《圖像手冊》(*Iconologia*)，為一本總共蒐集 1250 個化身 (*personification*) 與其標幟物 (*attribute*) 之表徵 (*emblem*) 書，其中加入木刻版畫，對藝術家們有高度的影響力，在十七到 18 世紀被廣泛應用於各類藝術表現上，光是義大利文的版本就有九個，到 18 世紀時更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廣流傳。

<sup>5</sup> 1779 年這個版本比 Tiepolo 天頂畫還要晚，描述中亦加入對美洲新的理解，例如其中增加了麋鹿是美洲重要的動物，也提到現在被四個歐洲的國家統治，這是在原先版本中沒有出現的【圖 12】。詳見 Cesare Ripa; George Richardson, *Iconology; or, a collection of emblematical figur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G. Scott, 1779), p. 33.

身上帶有多種顏色的羽毛裝飾；一手拿弓，肩上背著箭袋；腳下有一個被刺穿的人頭以及一隻蜥蜴 (lizard)。裸體因為美洲居民都是如此。弓箭是男人和女人都用的武器。地上的頭顯示他們是食人族 (Cannibals)。那裡的蜥蜴野生且大，可以吃人。<sup>6</sup>

Tiepolo 也像 Ripa 描述的一樣，將美洲化身畫成了裸體且戴有羽毛裝飾和弓箭的女人，美洲畫面前景的人頭在 Ripa 圖像裡也可找到根源，顯示了美洲居民是食人族，而可以吃人的標幟動物大蜥蜴，在 Tiepolo 那裡已經用鱷魚代替【圖 2】。

在亞洲的傳統圖像部分，Ripa 的亞洲【圖 9】是一個：

戴著各種花和水果花環的女人；她穿著富麗的刺繡衣著；右手上拿著有肉桂、胡椒、丁香果實的樹枝；左手拿著冒煙的香爐；駱駝跪在一旁。……這花環表示亞洲生產人生活中所需的、令人愉悅的事；刺繡代表大量豐富的材料與織物，手上的一束香料是她分發到世界各地的；左手的香爐顯示亞洲生產有氣味的樹膠和香料，駱駝則是亞洲所有的動物。<sup>7</sup>

Tiepolo 的亞洲部份和 Ripa 圖像卻很不相同，不但標誌動物換成了大象，亦沒有花、果實、香料等線索，反倒是在非洲部分，出現了亞洲的駱駝與香爐【圖 14】。

Ripa 的非洲【圖 10】是個：

黑皮膚，幾乎裸體的女人；捲頭髮；大象頭的頭飾；珊瑚項鍊和耳環；右手有蠍子；左手拿著裝滿豐饒穀物的山羊角；一邊有兇猛的獅子，一邊有毒蛇和響尾蛇巨蛇。她裸體因為缺乏豐富的財富。她頭上的大象只在非洲，這些動物是那裡盛產的。<sup>8</sup>

非洲的描述中有許多動物，包含大象、蠍子、獅子、毒蛇，Bernini 四河噴泉中便是依據 Ripa 而使用了獅子當作非洲化身的標誌動物，然而在 Tiepolo 的畫面裡，雖然仍有黑皮膚的非洲化身，卻不見上述的動物，而採用了駱駝作為化身的標誌動物。

最後再來看 Ripa 的歐洲，Ripa 將歐洲【圖 11】描述為：

<sup>6</sup> Cesare Ripa, *Iconologia, Or, Moral Emblems* (London: printed by B. Motte, 1709), p. 53. 詳見網路資料：<http://emblem.libraries.psu.edu/Ripa/Images/ripa053a.htm> (檢索日期 2008.10.11)

<sup>7</sup> 同上註。

<sup>8</sup> 同上註。

穿著富麗多色的服裝的女士，坐在兩個豐饒羊角中間；一個角裝滿各種穀類；另一個裝黑白葡萄；她右手拿一個教堂，左手指著權杖和皇冠；一隻馬在戰利品和武器之間；有一隻貓頭鷹站在一本書上；有許多樂器在她身邊；還有畫師的畫板和畫筆。這都顯示她在宗教、藝術和武力上是世界的主要部分。<sup>9</sup>

Tiepolo 的歐洲同樣顯示了其在宗教、藝術和武力上的優越地位，天空中有親王主教的肖像、歐洲化身的前方有藝術與科學的化身、士兵與大砲以及演奏樂器的人們等都描述了歐洲的榮耀與偉大。由 Ripa 手冊裡可知，其所使用女性化身和本土的動物、道地的製品後來都成為 Tiepolo 等藝術家們描繪四大洲圖像的根源，然而 Tiepolo 其他不同於 Ripa 的表現，顯示 Tiepolo 受到其他的影響，這將在之後的章節討論。

## （二）Henri le Roy 於 1636 年所繪製的世界地圖 【圖 13】

Henri le Roy 的這張世界地圖是根據 1617 年 Jodocus Hondius junior<sup>10</sup> 的世界地圖而作的，後來被 Michael van Lochom 於 1637 年出版，在這張地圖裡 Henri le Roy 加入了四大洲的化身，從這裡也可以看到四大洲的傳統表現。在地圖中可見，每一個大洲化身都帶有她們的標誌動物，馬跟馴鹿是左上方的歐洲的；駱駝是右上方的亞洲的；大象是左下方黑皮膚非洲的標誌動物；而 Ripa 所說巨大可吃人的蜥蜴在這裡已經被引申為鱷魚，它是右下方的美洲的標誌動物。這張地圖之後於 1643 年被 Pierre d'Avity 的《遊記》（*Le Monde*）所用。<sup>11</sup> 可知大象和鱷魚在 17 世紀上半葉就可找到有被用作非洲與美洲標誌動物的表現了。

在 Ripa 手冊和 Henri le Roy 的地圖作品裡可以找到四大洲題材的傳統表現，他們都用女人來作為四大洲的化身，並伴隨有四大洲的標誌動物，Ripa 圖像傳統之中雖是歐洲與馬、亞洲與駱駝、非洲（帶大象頭飾）與獅子、美洲與巨大會吃人的蜥蜴，但也有被延伸為歐洲與馬、亞洲與駱駝、非洲與大象、美洲與鱷魚這樣的表現。

<sup>9</sup> Cesare Ripa, *Iconologia, Or, Moral Emblems* (London: printed by B. Motte, 1709), p. 47. 詳見網路資料：<<http://emblem.libraries.psu.edu/Ripa/Images/ripa047a.htm>>（檢索日期 2008.10.11）

<sup>10</sup> Jodocus Hondius junior (1594-1629) 與其父 Jodocus Hondius the Elder (1563-1612) 為法蘭德斯藝術家、版畫家與製圖者，因繪製新大陸以及歐洲的地圖而廣為人知。

<sup>11</sup> Freedon.M.H.和 Carl Lamb 已搜查到此本遊記在伍茲堡 Schönborn 主教家族藏書中可找到，並認為圖書館藏的 Pierre d'Avity 與 Theodorus de Bry 的遊記是 Tiepolo 所應用於創作之中的。轉引自 Mark Ashton,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12.

#### 四、Tiepolo《行星與大陸的寓言》之圖像與結構

《行星與大陸的寓言》這個作品是在德國伍茲堡皇帝大廳樓梯間的天頂畫，Tiepolo 為那時候熱門的寓言主題「四大洲」作了他自己的變體，天頂畫面中央表現行星之神所統馭的天空【圖 1】，在天頂的邊緣有著亞洲、非洲、美洲和歐洲，每一邊都有他們的化身以及標誌動物：褐皮膚的美洲化身騎在鱷魚上【圖 2】，包頭巾的亞洲化身在大象上【圖 3】，黑皮膚的非洲化身在駱駝上【圖 6】，歐洲化身則看著浮在空中的贊助人 Greiffenclau 肖像【圖 7】。裡面雖然有很多是上一節所提到的傳統圖像，但也有很多卻是新奇的、不同於傳統表現的，Tiepolo 的改變來自於何者影響，又與 Tiepolo 所處時代的贊助人與環境的關係為何？在這小節中將從幾個方向試論影響 Tiepolo《行星與大陸的寓言》這個作品畫面中圖像、結構的原因，首先從伍茲堡 Schönborn 主教家族圖書館藏的旅行記遊分述歐洲人對四大洲的紀錄對 Tiepolo 造成的影響；接著從 Tiepolo 草稿與完成作品之差異來看贊助人的影響；最後論 Tiepolo 本身之經驗、見聞等所做的特殊表現。

##### （一）遊記的影響

在上一節裡，我們已論述了四大洲的圖像傳統，從 Tiepolo 的天頂畫裡，也有跟隨傳統的部分，這在歐洲裡可以明顯的看到【圖 7】，其中歐洲化身穿著王者的衣服並為藝術和科學的化身所環繞，畫面中的馬是也是 Ripa 所描繪的傳統標誌動物。歐洲化身的王位、下方的地球與主教的皇冠象徵她在世界上以及精神上的領土。畫面中的大炮代表歐洲優良的武器，而年輕士兵和馬；正在描繪著地球上各大洲的藝術和科學之化身；彈奏樂器的音樂家；看書的老人；以及在半身石膏像旁的雕刻家木槌等等，都可以說是從 Ripa 的歐洲圖像傳統而來，都表現歐洲的宗教、藝術和武力在世界上的顯著地位。另外在美洲部份的鱷魚、裸體化身、頭飾與弓、頭顱與箭也都是來自傳統圖像的元素。

然而在非洲和亞洲裡，卻可以看出很多不同於 Ripa 圖像的部分，例如黑皮膚的非洲，其標誌本應該是獅子或是大象，但她卻倚靠著沒有在非洲傳統圖像中出現的駱駝，大象斷掉的長牙則落在駱駝身邊【圖 14】。Ripa 的圖像傳統認為亞洲是駱駝與香料貿易的地方，而 Tiepolo 卻把香爐放在非洲【圖 14】，用來象徵貿易的駱駝與商人都被放在非洲【圖 5】，這些簡單的比較已經指出許多傳統標誌的轉變。若更仔細看，還會發現很多新奇的事物，例如美洲部份出現了畫面左邊的兩隻鹿【圖 17】以及右邊一隻翻身的死鱷魚、在火上煮食物的人、背景中有著新月形狀的新奇柱子還有它上方像頭髮的東西，有個歐洲人趴在檐口上，並拿著像畫家畫板的東西【圖 16】；在非洲部分出現在買賣珍珠的人等商業景象【圖 15】，右方有白鬍鬚拿著槳的河神；而在亞洲部份則出現了在左邊的老

虎【圖 37】，躺在地上被鏽著的人【圖 19】，一塊有新奇的符號的大石磚，還有後方金字塔石前的神秘人物【圖 4】。這些都是 Tiepolo 不同於 Ripa 的部分。

根據藝術史學者 Mark Ashton 的研究指出，Tiepolo 不繼續照著 Ripa 的圖像原因，是因為當時歐洲旅遊書的廣泛流行。Tiepolo 在伍茲堡的時候，關於發現新世界的旅行、編選的紀錄被當時的出版業喜愛，旅遊書開始廣泛被翻譯出版，這些普遍的遊記、普遍的主題可以讓人遨遊在廣闊的世界裡，Mark Ashton 等學者在今日伍茲堡以及主教家族圖書室的藏書中，發現到許多當時出版的遊記收藏，推測 Tiepolo 很有可能看到贊助者的這些藏書並被它們所影響，因而在他的天頂畫裡加入很多在遊記裡記敘的事情。故對照當時出版之遊記所紀述的內容，也許可以讓我們看出他畫裡所指的，並認出這些物體、活動、動物資訊的根源。<sup>12</sup> 而遊記裡面提供的圖版更提供很多的圖像資料，以下將從 Tiepolo 可能參考的遊記內容來解釋上述新奇的圖像：

## 1. 美洲

Tiepolo 所描繪的美洲，是個有鱷魚和食人族的熱帶地方，這在歐洲人到達溫暖的巴西和佛羅里達的遊記裡都明顯的被紀錄下來，在 Theodorus de Bry (1528-1598) 與其子在 1590 年間出版的遊記《美洲》(*America*) 裡面就有敘述。<sup>13</sup> De Bry 之美洲遊記裡的第二部分則包含了 Jacques le Moyne 所記載的幾位 16 世紀法國人對佛羅里達的探索，在其中，一個藝術家被送去那裡繪製地圖、航海圖，並描繪那塊土地值得觀察的土著或事物，De Bry 的書中將其編輯成四十三個標題版畫，並且附有文字描述版畫內容，其中的多處細節與 Tiepolo 的天頂畫內容有關，推測是 Tiepolo 參考的來源之一，以下將一一舉出：

遊記第十二和第十四圖的主題分別是「酋長諮詢巫師【圖 20】」以及「戰鬥前的酋長與戰鬥隊伍【圖 21】」，在其中可以看到酋長的特別裝束，他們會拿著弓箭、帶著羽毛或動物皮的帽子並且在胸前掛著閃亮的圓形裝飾，<sup>14</sup> 可以看到 Tiepolo 的美洲化身身上一樣有這像是唱盤般的裝飾【圖 2】。第 16 圖是一張「戰爭勝利後的儀式【圖 22】」景象，土著們會將剝下的頭皮以及斷手、斷腿分別綁在數根木柱上，並舉行慶祝儀式，<sup>15</sup> Tiepolo 的美洲背景中，也有根奇特的新月狀的柱子以及飄散的頭髮，也許可將它與遊記聯想在一起【圖 16】，飄散的髮可

<sup>12</sup> Mark Ashton,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12-119.

<sup>13</sup> Theodorus de Bry (1528-1598) 為德國版畫家及出版家。

<sup>14</sup> Stefan Lorant, *The New World: the first pictures of America made by John White and Jacques Le Moyne and engraved by Theodore de Bry, with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he French settlements in Florida, 1562-1565, and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Virginia, 1585-1590*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65), pp. 59-63.

<sup>15</sup> Stefan Lorant, *The New World*, p. 67.



能是被撥下的頭皮，高掛用以舉行慶祝儀式。

另外遊記中第二十六圖標題為「他們如何殺鱷魚【圖 25】」，顯示了六個裸身的土著合力用根很長的木柱攻擊巨大的鱷魚，將木柱插入鱷魚張開的喉嚨，使鱷魚無處逃脫，接著如背景所見將鱷魚翻面，用棍子或弓箭打死或射死牠，這是他們殺鱷魚的方式。<sup>16</sup> Tiepolo 的美洲畫面中，也出現了腹部朝上、被男人扛起來的鱷魚【圖 16】，很可能是 Tiepolo 閱讀到土著獵捕鱷魚的情況，並將其加入畫面中。遊記中第二十五和第三十五圖有「狩獵鹿的情況【圖 26】」和「對太陽獻祭公鹿【圖 27】」的圖像，前者顯示印地安人在獵捕鹿時，會披著鹿皮偽裝成鹿，混在鹿群中，趁著鹿喝水時用箭射死他們。後者是一個當地土著在每年二月底的一個儀式，書中描述他們：

會將掛滿當地水果的公鹿皮放在高的樹幹頂端舉行奉獻儀式，使公鹿面對太陽並祈禱明年的豐收，這鹿皮將持續放到明年此時。<sup>17</sup>

這個意象可以聯想到 Tiepolo 天頂畫裡美洲畫面中倒地的死鹿以及畫面左後方僵直公鹿的意含【圖 17】。

De Bry 家族出版之遊記的第三部分是旅者 Hans Staden 被巴西 Tupinnamba 部落的食人族囚禁的故事，翻閱遊記，可發現在其中的許多版畫圖例中，都可以看到有個裸身有鬍子的俘虜【圖 23】，他正吃驚的觀看巴西食人族將人肢解、開腸剖肚，然後再烤來吃的景象【圖 24】。這樣美洲有食人族的紀述，可能也是 Tiepolo 畫了很多的頭顱在他的美洲前景裡的原因，而右邊在烤肉的人群也可推測是表現食人族【圖 2】。以上的遊記版畫，解釋了 Tiepolo 天頂畫美洲部份裡的許多元素，而美洲畫面前景中的歐洲人，拿著一個像是畫板的東西【圖 16】，也許就在描繪一個像 Le Moyne 這樣的旅行藝術家，Tiepolo 畫作裡的歐洲人就如同編寫遊記的藝術家、觀察者一樣，作證新大陸的事件。儘管鱷魚和食人族都是從傳統圖像就有的，已經可以解釋美洲部份的寓言傳統，但迷路的歐洲人、翻面的小鱷魚、首領項鍊等細節的加入，都補充了對美洲的認識。

## 2. 非洲

描繪有駱駝、商旅隊、貿易和河神的非洲部分顯示 Tiepolo 的非洲是埃及，是擁有大河、開羅和亞歷山大港這些貿易城的國度，而根據當時北非、聖地（the Holy Land）、敘利亞的旅遊指南書指出，開羅城的駱駝無所不在，更是旅行隊所必需的動物，這解釋了在天頂畫中駱駝的重要角色，也解釋了他選擇駱駝代替傳

<sup>16</sup> Stefan Lorant, *The New World*, p. 87.

<sup>17</sup> Stefan Lorant, *The New World*, p. 85.

統非洲標誌動物大象的原因【圖 14】。駱駝在圖像傳統裡是屬於亞洲的標誌動物，Tiepolo 將本來屬於亞洲貿易傳統的圖像轉換到非洲，確實反映了旅遊者對埃及及貿易的紀錄。像是旅行家 Corneilis de Bruyn (1652-1726)<sup>18</sup>《地中海東岸的遊記》(*A voyage to the Levant*)中就有描述埃及的豐富文字和圖像，以及有關於開羅城的商人與貿易活動的紀錄，<sup>19</sup>也不難理解 Tiepolo 為何在非洲部分畫了畫面左方的貿易活動【圖 5】，而當時 de Bruyn 等旅行者亦談論到尼羅河對埃及人生存的重要性，<sup>20</sup> Tiepolo 在天頂畫的非洲加入了尼羅河神【圖 6】，是四大洲中唯一有出現河神的，顯示了尼羅河的重要性。

### 3. 亞洲

天頂畫中的亞洲部份有許多區塊，在畫面的最左方是拿著棍棒的男人們與老虎，接著是亞洲的化身以及大象，旁伴隨著包頭巾的人們與倒在地上被鏹著的裸身男人。畫面右方山頭上插的兩座十字架，是基督蒙難的十字架 (Calvary)，而它前方有兩個人正朝那裡走，其中一個拿著柺杖，Tiepolo 描繪出歐洲人向這個基督蒙難地朝聖的景象。在朝聖者的腳邊可以看到一個倒地的雕像，細看其造型是個有多個乳房的女性【圖 29】，這是著名的 Diana 雕像，Diana 是個有很多乳房的女神，在古希臘愛菲索斯之月神阿蒂密斯神殿裡被祭祀【圖 28】。<sup>21</sup> 朝聖以及 Diana 雕像顯示了 Tiepolo 在此描述的是地中海東岸和小亞細亞，17、18 世紀亞洲不斷的被旅行者探訪，關於蒙兀兒 (Mughal) 的記載更是豐富，其中不斷提到的大量的大象，也許使得 Tiepolo 更確定要將亞洲的標誌動物改為大象。其他細節同樣反映了對蒙兀兒的紀錄：亞洲化身後面的帳棚像蒙兀兒人的營地；被拋棄的頭盔和靠近檐口的權杖也許是一個逃跑的元帥所留下的【圖 19】；大象前跪拜的兩個人是描述中亞洲人表示敬畏的方法【圖 38】。<sup>22</sup>

在亞洲右方圖像部分【圖 4】，旅遊書再次提供了關鍵的線索去指認，畫面

<sup>18</sup> Cornelis de Bruyn (【法】Corneille le Brun, 1652-1726)，德國肖像畫家及旅行家，以其在埃及、波斯、印度等地豐富的遊記與插畫而著名。

<sup>19</sup> Mark Ashton 搜查到 Cornelis de Bruyn 的著作 *Voyage au Levant* (Paris, 1714)，此本遊記收藏於伍茲堡 Schönborn 主教家族圖書館中，認為是 Tiepolo 有可能參考的來源，筆者所參閱的是 1702 年英文版內容。詳見 Corneille le Brun, *A Voyage to the Levant; or, travels in the principal parts of Asia Minor, the islands of Scio, Rhodes, Cyprus, etc.,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cities of Egypt,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and Thomas Bennet, 1702), pp. 149-153.

<sup>20</sup> Corneille le Brun, *A Voyage to the Levant; or, travels in the principal parts of Asia Minor, the islands of Scio, Rhodes, Cyprus, etc.,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cities of Egypt,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and Thomas Bennet, 1702), pp. 160-168.

<sup>21</sup> 被列於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愛菲索斯之阿蒂密斯神殿 (The Temple of Artemis at Ephesus)，位置於今日之土耳其，建於西元前 550-325 年。

<sup>22</sup> 詳見 Mark Ashton,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16.

中倒地的 Diana 雕像面對一個穿黑袍帶著特別帽子的長鬍子老人，左手拿火把、右手在一塊石磚上寫東西，這個石磚有著橢圓形的刻線和四行奇特的符號，像是阿拉伯字和數字的混合，在他和一個女人後面有陡峭的金字塔，這個女人穿這近東貴族的毛皮大衣，旁邊有三個人在伺候著她。石磚上的四行奇特的符號和 Corneilis de Bruyn 前往埃及路途中所複製下的銘文可找到相似的線索，在 de Bruyn 複製的許多西亞的銘文、硬幣和石頭雕刻中，發現一種看似數字與字母混合的語言【圖 31】，而 Tiepolo 的磚塊上確實展示 de Bruyn 所觀察的這種兩種合併的銘文【圖 18】。根據此線索再追尋 de Bruyn 遊記，發現其所複製地點在西亞的帕米拉 (Palmyra)，這語言事實上是帕米拉的方言阿拉姆語 (Aramaic)，然而到 1750 年帕米拉的字母表還沒被解讀出來，Tiepolo 的描繪未完全與阿拉姆語一致，也絕不是清楚的文句，這些文句雖然不能閱讀，但這種奇特的銘文卻得以指出帕米拉以及它上面佈景的線索。

帕米拉長久以來因為很多原因而有名，但歐洲人對於它的認識，一直都止於它的古典文本，一直到 17 世紀的旅遊，才被歐洲人發現帕米拉的遺跡，也得以從中再次認識帕米拉。歐洲人早先對帕米拉的認知是帕米拉 Zenobia<sup>23</sup> 皇后所統治的偉大時期，de Bruyn 的城市歷史裡便有很多頁在講這皇后的故事，其中包含 Zenobia 是第一個東方帝國統治者的妻子並攝政；她挑戰羅馬帝國的權利並搶奪埃及到亞洲聯盟的控制；以及她雇用了哲學論者和崇高的解釋者 Longinus 等事跡。Longinus 的名聲在 18 世紀中期很有名，<sup>24</sup> 他與 Zenobia 皇后的關聯是他一生中顯著的事實。Zenobia 的歷史、信件以及這哲學家的故事可以在古典歷史名著《奧古斯都史》(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 中看到，這本書紀錄了 Zenobia 皇后的驕傲與樸實，描述她「比她丈夫要為勇敢」、「比所有東方女人都高尚且美麗」並且「是個勝利的領導者，能和她的步兵一起走好幾哩路」。<sup>25</sup> Tiepolo 畫面上有著黑髮以及英勇神色的女人，穿著質地細密美麗的長袍在軍旅中，一個士兵在她腳邊，一個僕人幫她遮陽，她前面用磚塊當寫字桌並拿著代表智慧泉源之火的長鬍子男人，或許就是代表 Zenobia 皇后與 Longinus【圖 4】。

## (二) 皇宮主人 Greiffenclau 主教的影響

皇宮主人 Greiffenclau 親王主教是 Tiepolo 的聘用者，他對皇宮室內壁畫裝

<sup>23</sup> 帕米拉 (Palmyra) 是敘利亞沙漠邊緣因駱駝隊商貿易而興起的綠洲城市，曾是腓尼基、巴比倫、亞述人的勢力範圍，在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三世紀之間最為興盛繁榮，並支配著歐亞非的貿易。一世紀時成為羅馬帝國統治下的附庸，整個城市因與阿拉伯等東方地區進行寶石、香料、絲綢貿易而達於巔峰。可是，在西元三世紀末時，Palmyra 的女王 Zenobia 爭取獨立，最後羅馬派大軍壓境，俘虜女王並燒毀整個城市，Palmyra 因此而沒落。

<sup>24</sup> Longinus 的著作《論崇高》( *On the Sublime* ) 對文藝復興、法國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及現代前衛藝術都造成深遠廣泛的影響。

<sup>25</sup> David Magie translation,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 III*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2-293.

飾的意見必定影響了 Tiepolo 的表現，而《行星與大陸的寓言》畫面中天空的眾神和歐洲上空主教的肖像被 Mark Ashton 認為是解釋圖像意義的關鍵【圖 30】。<sup>26</sup>事實上，1752 年 Tiepolo 在畫天頂畫之前，有先用油畫畫了一個略圖，是他天頂畫的原稿【圖 32】，這個略圖與天頂畫的比例並不一致，亦比它小了很多，所以在畫上天頂時，多出了許多的空間，於是 Tiepolo 作畫時，便在天空加入了黃道帶和代表季節的 Flora、Ceres、Bacchus 和 Proserpina 神，在其他洲則加入了參考旅遊書而來的景象，像是在原有的美洲的鱷魚、食人族、營地之外，加入了死鹿、小鱷魚、頭皮；非洲在駱駝、尼羅河和貿易之外，加入了另一隻駱駝、帳棚和河神後方的人；亞洲的大象、隊伍和老虎之外加入了朝聖者和 Zenobia 等人和石磚；歐洲則加入主教的肖像，還有興建中的建築以及比其他洲都還要多的人物，這是 Tiepolo 的原稿與實際天頂畫的第一個不同點。

第二個不同之處在於方向，在這幅油畫略圖的中央天空裡，很明顯可以看到行星之神 Mars、Venus、Jupiter、Saturn、Diana、Mercury、Apollo 和他的雙輪戰車與馬，後來一樣被表現在天頂畫裡，他們在天空中彼此的相互關係與油畫略圖上面的是一致的，可是他們與四周的大洲的相對位置則不同。在略圖裡，Apollo、Mars、Venus 在歐洲的上方，Jupiter、Saturn、Diana、Mercury 則在美洲上方，亞洲在 Apollo 的右手邊，非洲在阿波羅的左手邊【圖 32】。可是在完成的天頂畫上，卻發現美洲和歐洲的位置掉換了，其他則不變，也就是說，歐洲上方本來有的 Apollo、Mars、Venus 被拿去放在美洲的上方【圖 35】，而美洲上方的 Jupiter、Saturn、Diana、Mercury 換到了歐洲上方【圖 34】，Tiepolo 的這個改變，使得歐洲上方空出一塊空間，在這個空間中 Tiepolo 可以插入親王主教的圓形肖像，使得主教可以在自己所在的歐洲上面。這個改變是在親王主教在 1752 年四月於 Tiepolo 工作室看到這幅略圖之後所決定的，這個改變使得主教的肖像成爲了整個天花板的焦點，主教身邊有著名譽（Fame）的化身，她的喇叭吹響了主教的名聲，而皇冠小心的拿在美德化身（Virtue）手裡，這都突顯了主教的尊榮【圖 30】。然而這個改變卻使得原本神與地球的關係意義撤銷了，Apollo 本來是智慧的神與藝術的保護者，放在歐洲上方表示他是與歐洲相關的，而 Mars 的好戰也是歐洲主張的，現在卻在美洲上方，變成與美洲的關聯，這個改變可以看到 Greiffenclau 主教對 Tiepolo 的影響力量。

### （三）Tiepolo 的其他參考圖像與特別表現

在 Tiepolo 的天頂畫中，可以找到 Ripa 的影響，事實上，Tiepolo 幾十年前，就已經畫過四大洲這個主題了，那是 1739 年在米蘭 Palazzo Clerici 所作的《阿波羅和大陸》（*Apollo and the Continents*, 1739）這個天頂畫，天頂畫的中心一樣有

<sup>26</sup> Mark Ashton,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21.

阿波羅，而其他六個行星之神包圍著他，四周則是四大洲的化身與動物。在這裡 Tiepolo 的四大洲就是用傳統的標誌動物：歐洲是馬；美洲是鱷魚；亞洲是駱駝；非洲是大象。可是當 Tiepolo 在伍茲堡時就不在完全遵照傳統圖像根源了，因為在此時此地他有更多可以參考的元素。

另外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 的畫作《四大洲》(*The Four Continents*, Oil on canvas, 209 x 284 cm, 1615) 也是 Tiepolo 參考的來源，<sup>27</sup> 在 Rubens 的這幅畫中，畫有四大洲的女性化身以及她們主要的河流化身，歐洲是一個年輕的裸女，稍微高坐畫面的左邊，身旁由留著黑色頭髮與鬍鬚的多瑙河河神陪同，畫面右方有著亞洲與灰髮鬚的恆河。亞洲背後是最年輕的大陸，即有著披散頭髮的美洲以及她身邊的河神。前方背對著畫面的是銀灰色髮鬚的尼羅河摟著黑皮膚的非洲，非洲化身回頭看向畫面外。整張畫面的左前方是我們熟知的、美洲所有的齜牙咧嘴的鱷魚，它面對著一隻老虎，老虎一邊在哺乳一邊對著鱷魚低吼。老虎處在右方亞洲與恆河身邊，推測是亞洲所有，老虎雖然沒有出現在 Ripa 的圖像中，但後來在遊記中卻有記載在蒙兀兒捕獵老虎是很受愛好的活動，Tiepolo 可能因此在他天頂畫中亞洲畫面的左邊，畫有一隻被圍捕的老虎，但若仔細看，會發現 Tiepolo 的老虎與 Rubens 的老虎很相像，不僅是它的姿勢，連正在泌乳的狀態也相同【圖 37】。一旁兇猛的鱷魚也讓我們聯想到 Tiepolo 美洲畫面裡的大鱷魚，這幅畫可以推測是 Tiepolo 天頂畫圖像的來源。

Tiepolo 在他的天頂畫的小細節中還顯示出他幽默的特性，我們可以發現，四大洲畫面中都有一些有趣的形象，亞洲牆邊的鸚鵡帶著疑惑與嘲笑看逃脫者掉了的頭盔和指揮棒【圖 19】；非洲的駝鳥被猴子追逐、抓住尾巴，猴子也跌坐在地上【圖 40】；美洲部份的歐洲藝術家在拿著他的畫板趴進美洲原野要觀察食人族時，一隻腳還放在他自己安全的地方【圖 16】；而在歐洲部分，會看到伍茲堡的總建築師 Johann Balthasar Neumann 躺在大炮上，他胸前的銀飾吸引了修長的狗的注意，而用鼻子去聞它，Tiepolo 使 Johann Balthasar Neumann 這麼一個不平凡且機智的建築師成為穿著軍服、愚笨的倚著大炮休息的人【圖 39】。狗跟男人、猿跟駱駝、鸚鵡跟掉落的一些東西和歐洲人及其畫板在他們特別的位置上，幽默地呼應他們的大洲。

<sup>27</sup> Mark Ashton 認為 Tiepolo 曾見過 18 世紀中期收藏、展示於維也納的 Rubens 《四大洲》畫作或是副本，才會如此生動具體的在自己創作中重現。詳見 Mark Ashton,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21.

## 五、結論

從本文對 Tiepolo 《行星與大陸的寓言》圖像討論，可以看見他的天頂畫不但是具有傳統圖像影響，更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熱潮，此時期有更多的歐洲人可以看到對於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旅行紀錄，畫家們也將他們新接收到的資訊顯現在他們的作品中。1779 年 George Richardson 版本的 Ripa 手冊中在美洲部分加入了麋鹿，或許也是在遊記出現後，歐洲人對美洲更為了解，所作出的變動。在 Tiepolo 的四大洲裡面，可以看到有歐洲人出現在他所畫的亞洲、非洲、美洲三大洲中，在亞洲是去聖地朝聖的歐洲人，在美洲是一個歐洲畫家在看土著營地裡的用餐，在非洲是兩個歐洲人，一個拿著皮包像是要買阿拉伯商人所展示的珍珠，這些歐洲人在旅行中觀看、紀錄、買賣或朝聖並寫下遊記，更確定了 Tiepolo 畫作中新元素的來源。遊記的大量流通使的當時人對於想像中的異國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反映到了圖像上面，也對以往對猜測、想像的圖像做了補充或是修正。我們可以發現四大洲圖像傳統的標記動物在遊記流通之後有了改變，原本的歐洲與馬、亞洲與駱駝、非洲與大象以及美洲與蜥蜴、鱷魚，在 Tiepolo 的天頂畫裡有了變化：亞洲與大象相連，非洲則與駱駝一起，這是因為 Tiepolo 在遊記中看到了不同的敘述，遊記的作者描述了亞洲蒙兀兒帝國大量的象，也描述了非洲的商人、商旅隊這些當時熱鬧繁榮的貿易景象，因而使 Tiepolo 改變了亞洲與非洲的動物。

Tiepolo 在傳統與遊記之外，他的生活背景也同樣影響了天頂畫的表現，使他的作品不同於別人，例如加入了他所知的 Rubens 的畫，另外他所描繪的非洲商業景象也有著義大利港邊貿易景象的影子【圖 5】。<sup>28</sup> 當然贊助人的品味也佔有很大的作用，Tiepolo 所參考的多是 Le Moyne 和 Corneilis de Bruyn 遊記的敘述與圖例，而這些參考書是 Greiffenclau 主教所有的，他的收藏顯示了主教自身特定的歷史興趣，Greiffenclau 知道這些遊記，因此可以理解 Tiepolo 在天頂畫中放置了像是帕米拉以及 Longinus 這種特別的圖像，並且也能欣賞 Tiepolo 的表現，Greiffenclau 甚至可以接受 Tiepolo 幽默的小細節，因為這些細節處在明顯的位置，贊助人 Greiffenclau 不可能沒有發現，而且就連他自己的肖像也被 Tiepolo 戲弄：他自己的紅衣袍竟然超出了他的肖像框【圖 30】，引起了娛樂效果，然而這些影像的出現代表著 Greiffenclau 的贊同，他可以欣賞並理解 Tiepolo 的方式，也因而使我們發現這位贊助人不只是個只想宣揚名譽、美德的贊助人，並且具有對遊記的收藏嗜好而且也能欣賞畫家的意見、享受畫家的幽默。總結來說 Tiepolo 《行星與大陸的寓言》是基於時代、文化背景的作用下而畫成的，他使我們進入一個綜合寓言、歷史、地理、人種的環境裡，並從遊記中創造出四大洲的寓言。

<sup>28</sup> Mark Ashton,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19.

## 參考文獻

### 文獻史料

1. Le Brun, Corneille, *A Voyage to the Levant; or, travels in the principal parts of Asia Minor, the islands of Scio, Rhodes, Cyprus, etc.,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cities of Egypt,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and Thomas Bennet, 1702.
2. Ripa, Cesare, Pierce Tempest, Isaac Fuller, *Iconologia: Or, Moral Emblems*, London: Printed by B. Motte, 1709.  
<<http://emblem.libraries.psu.edu/Ripa/Images/ripa0ii.htm>>  
(檢索日期 2008/10/11)
3. Ripa, Cesare, George Richardson, *Iconology; or, a collection of emblematical figur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G. Scott, 1779.

### 近人著作

1. Lorant, S., *The New World: the first pictures of America made by John White and Jacques Le Moyne and engraved by Theodore de Bry, with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he French settlements in Florida, 1562-1565, and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Virginia, 1585-1590*,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65.
2. Wallace, R., *The World of Bernini 1598-1680*, New York: Time-Life Books, 1973.
3. Alexander, M., *Discovering the New World / based on the works of Theodore de B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4. Ashton, M., "Allegory, Fact, and Meaning in Giambattista Tiepolo's Four Continents in Wurzburg," *The Art Bulletin*, Vol. 60, No. 1 (1978): 109-125.
5. Magie, D. translation,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Barcham, William L., *Giambattista Tiepolo*, New York: H. N. Abrams, 1992.
7. Alrers, S., M. Baxandall, *Tiepolo and The Pictorial Intellig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Wittkower, R., *Bernini: the Sculptor of the Roman Baroqu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7.

## 圖版目錄

【圖 1-7】【圖 14-19】【圖 29-30】【圖 32】【圖 33-35】【圖 37-40】

Giam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 《行星與大陸的寓言》，於 1752 年德國伍茲堡主教皇宮 (Residenz Würzburg) 大樓梯間的天頂畫，圖片引自 Alrers, S. & Baxandall, M., *Tiepolo and The Pictorial Intellig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圖 8-11】

四大洲的傳統圖像，引自 Ripa, Cesare, Pierce Tempest, Isaac Fuller, *Iconologia: or, Moral Emblems*, London: Printed by B. Motte, 1709.

<<http://emblem.libraries.psu.edu/Ripa/Images/ripa053b.htm>>

【圖 12】

四大洲的傳統圖像，引自 Ripa, Cesare, George Richardson, *Iconology; or, a collection of emblematical figur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G. Scott, 1779.

【圖 13】

Henri le Roy 1936 繪製之世界地圖，見網路資料：

<<http://www.britanniacharts.com/world5494.html>>

【圖 20-27】

美洲遊記紀錄之圖像，引自 Lorant, S., *The New World: the first pictures of America made by John White and Jacques Le Moyne and engraved by Theodore de Bry, with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he French settlements in Florida, 1562-1565, and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Virginia, 1585-1590*,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65.

【圖 28】

古希臘愛菲索斯之月神阿蒂密斯神殿裡中的 Diana 女神影像。

【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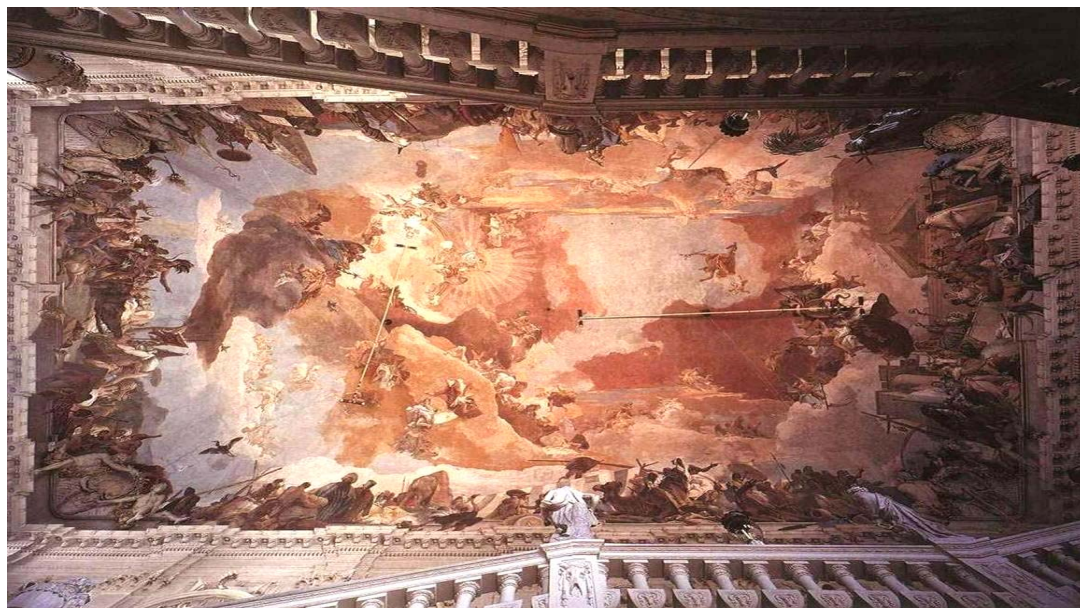
Bruyn, Corneille le, *A Voyage to the Levant: or, travels in the principal parts of Asia Minor, the islands of Scio, Rhodes, Cyprus, etc.,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cities of Egypt,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and Thomas Bennet, 1702, p. 246.

【圖 36】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四大洲》，藏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圖版



【圖 1】上邊為亞洲；下邊為非洲；右邊為歐洲；左邊為美洲



【圖 2】美洲全圖



【圖 3】亞洲左半部



【圖 4】亞洲右半部



【圖 5】非洲左半部



【圖 6】非洲右半部



【圖 7】歐洲全圖



【圖 8】



【圖 9】



【圖 10】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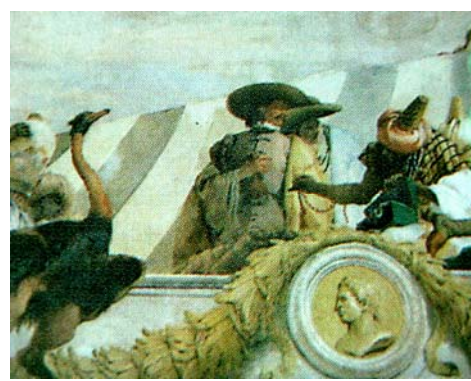
【圖 12】



【圖 13】



【圖 14】右方跪著的人手上拿著冒煙的壺。



【圖 15】右邊有拿著鍊子兜售的小販。



【圖 16】



【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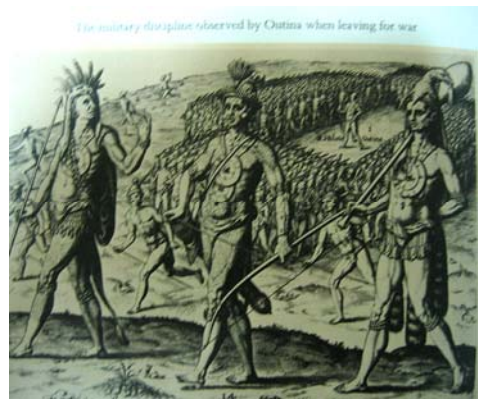
【圖 18】可見 2、3、4 數字與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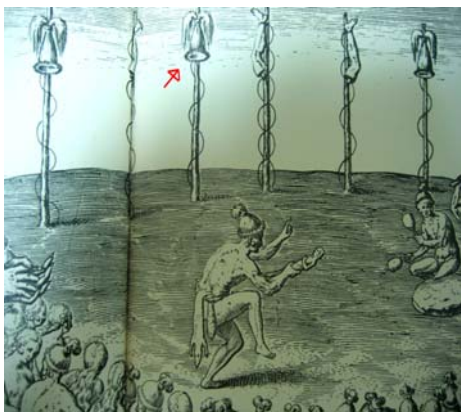
【圖 19】左下方有銬手銬的人。



【圖 20】箭頭處為首領項鍊。



【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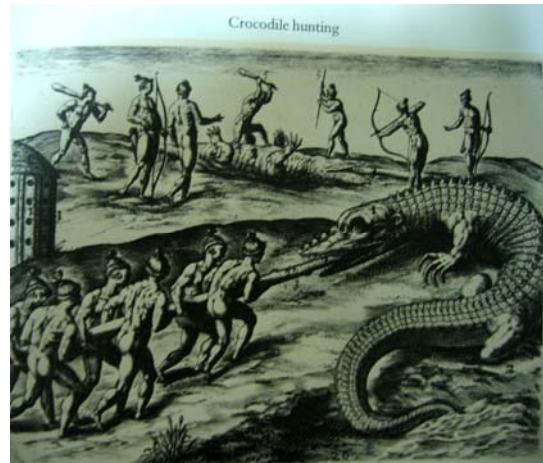
【圖 22】箭頭處為高掛之頭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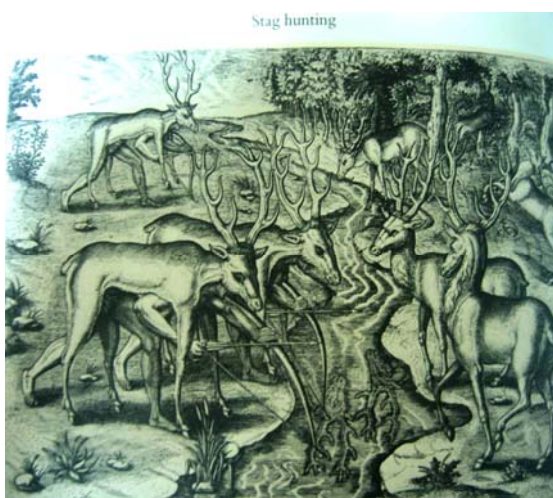
【圖 23】中央是被俘虜的歐洲人。



【圖 24】食人族肢解人。



【圖 25】



【圖 26】



【圖 27】箭頭處為高掛之公鹿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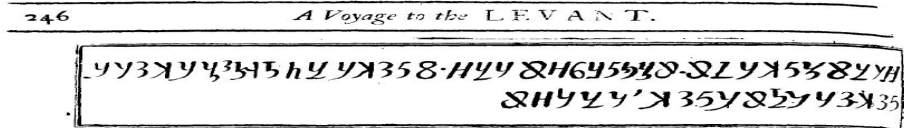
【圖 28】



【圖 29】



【圖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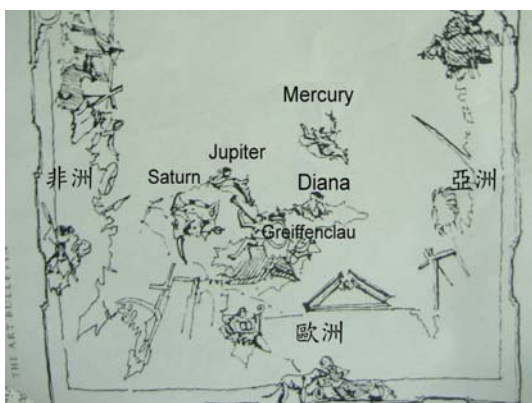
【圖 31】Corneille le Brun 遊記中的帕米拉文字，可見數字 3、5、8、6 及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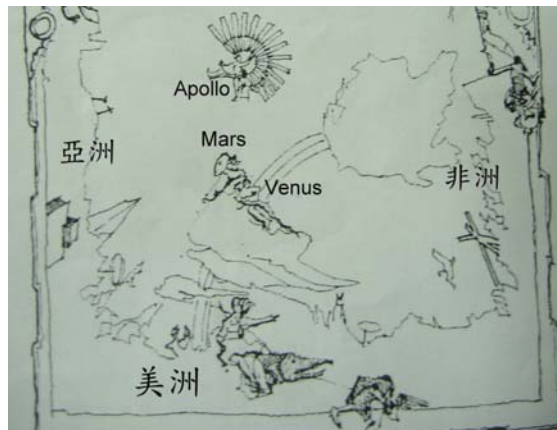
【圖 32】



【圖 33】



【圖 34】



【圖 35】



【圖 36】



【圖 37】箭頭處為泌乳之老虎。



【圖 38】趴跪著的人。



【圖 39】



【圖 40】

